

新民环球

本报国际新闻部主编 | 第803期 | 2023年4月20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:丁珏华 编辑邮箱:xmhw@xmwb.com.cn

社会文化顽疾与政府治理短板交织 印度人口能否承载莫迪的大国雄心?

文 / 艾舟

根据联合国预计,印度将在本月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。但是,相较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(GDP)去年超过旧宗主国英国、跃居全球第五时的欣喜,此时的印度莫迪政府与大多数国民五味杂陈。

尽管人口规模时常同经济体量与发展潜力挂钩,但对莫迪政府来说,如何将人口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,仍是对其治理能力的巨大考验。在社会顽疾与治理短板交织的背景下,规模庞大且增速不减的人口数量是令印度不安且忧虑的未来。

人口数量走向失控

当“第一人口大国”的头衔终于落到印度头上时,一直渴望跻身世界大国的印度主流舆论却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喜悦,而是更多地为人

口失控而头疼。这样的情绪不仅反映在报纸,也存在于许多印度家庭的屋檐下。

科马尔生活在印度北部哈里亚纳邦的索尼帕特,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不久前,在当地卫生工作者的建议下,她在一个简陋的诊所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。工作人员记下她的银行账户号码,向里面转入1400卢比(约合人民币117.6元)。

这笔钱是印度政府为鼓励女性做绝育手术的奖励。印度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而推广的绝育手术主要有两种:一种是输卵管结扎术,即封闭输卵管以防止卵子进入子宫;另一种是子宫切除术,需要全身麻醉,恢复期也更长。

当晨雾还没消散时,身着褐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就会在印度北部的许多村落挨家挨户敲门。这些人受雇于印度政府,绝大多数是当地女性,认识村里的大多数妇女和儿童。她们负责访问各个村落,向村民宣传节育知识,并了解他们的生育选择。

“我们去每家每户,去见那些妇女,她们的丈夫和家人,动员她们选择永久绝育。”一位名叫平吉的工作人员说,“我们告诉她们,一两个孩子就够了。由于生活支出增加,养育更多孩子会非常困难。”

她们工作非常积极,一方面是她



印度人口持续快速增长



印度街头的男性结扎广告

图GJ

更令印度政府头疼的是,人口规模还远未达到峰值——在未来40年内印度人口将持续增长,在未来20年内达到16亿,到2064年达到近17亿的峰值。

旧习限制节育推广

若再深入追问,不难发现两个问题:第一,避孕方式有很多,为什么不选择对人体伤害更小的非手术方式?第二,即便必须手术,为什么多为更复杂的女性输卵管结扎术,而非难度更低、恢复更迅速的男性输精管结扎术?

印度社会对避孕措施的认知,有着异常的自相矛盾:一方面,根据印度《全国家庭健康调查》报告,多达97.9%的性活跃男性知道安全套的重要性;另一方面,印度男性又极为讨厌使用安全套,只有5%的15至49岁已婚男性使用安全套。

这种矛盾性与印度文化中的性别歧视紧密相关。就避孕方式而言,尽管印度政府大量免费分发安全套,但是多数地区尤其是农村居民耻于领取,更罕有人主动购买。更有甚者,当宝莱坞女星珊妮·里昂穿着漂亮红色纱丽拍摄推广安全套的广告后,一个印度教团体竟然向

政府提交请愿书,要求删除相关广告中的女星照片,“以遮掩妇女的尴尬并保护她们的尊严”。

同时,印度传统文化中父权制色彩突出,男性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不容挑战。印度《全国家庭健康调查》报告显示,多达37%的印度男性认为避孕完全是女性的义务,男性不必关心,只有0.3%的印度男性选择输精管结扎术。尤其是在崇尚印度教文化的印人党政府上台后,印度输精管结扎术的数量骤降73%,甚至连口服避孕药的使用量也出现减少——20%的印度男性认为,避孕措施的推广会导致女性更容易“出轨”。

这些现象令印度女性的选择空间非常有限,生活在哈里亚纳邦的阿莎就是其中的典型。她已经有四个孩子,也不想再生更多孩子,但丈夫不愿意做输精管结扎术,让她非常苦恼。

“我家里的男人说手术不好,会对身体有影响……他非常瘦弱,所以也不能做手术。”阿莎说,“我们不想更多孩子,因为生活成本太高。如果我能做这个手术,孩子们就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,我们就能买得起东西。”

20岁的库什布也有同样的苦恼。她刚刚生下第二个男孩,尽管她的母亲有七个孩子,但她坦言自己最多只想要两个。“你不能只是把一个又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,你还要给他们食物、衣服和教育。”

由于“男尊女卑”的观念根深蒂固,一些印度媒体也不断呼吁革新除弊。“今日印度”电视台就曾公开呼吁:“如果你是一位印度男性,并且想为国家做一些伟大的事情,这是你的黄金机会——请勇敢使用安全套,在时机成熟时选择男性绝育手术,并与其他男人分享这方面的常识。做到这些,你将成为一名民族英雄。”

规模难以转化红利

但事实表明,当陋习积重难返,单靠舆论呼吁是不够的,国家权力机关理应有所作为。然而,面对社会革新的需要,印度政府过去往往对弱势群体和选举政治妥协——这恰恰可能会阻碍其把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实际红利。

罕有人知的是,印度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提倡节育政策的发展中国家。早在1952年,印度政府就意识到人口过快增长的负面效应,提出要节制生育。但由于缺乏实际有效的举措,这种认知长期以来流于口号,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甚至称印度为“缺乏人口控制的典型”。

首先,虽然印度中央政府早就提出要将重点转向男性绝育,但没有实际行动。因为在印度的选举生态中,取悦男性尤为重要。1976年,时任总理英迪拉·甘地曾发起强制性节育运动,但曾经深孚众望的她第二年就被选民抛弃,自此印度政坛没人再敢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。另一方面,虽然女性参政率与投票率显著提升,但主要的政治社会议题仍由男性主导。调查显示,很少有印度女性选民认为女人

当政就会为女性说话。

其次,长期干扰印度社会发展的族裔与宗教冲突,也同样干扰了印度节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。由于印度教派冲突始终没有被根除,每个教派都不想限制自身的人口数量。印人党上台执政后,常常将人口增长过快与贫穷归因于穆斯林,引发少数族裔不满,也为未来可能的族裔冲突和社会撕裂埋下隐患。

不过,如何养活和管理新增的巨量人口,才是对印度政府治理能力的最大考验。人口不仅是统计数字,也是一个个具体的人。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水、食物和能源供给,也需要家庭、教育、医疗、就业等方方面面的投入。这些自然与社会资源能否到位有关,往小了说,关乎每个人的人生选择与可能性;往大了说,决定了印度经济和国家发展所能达到的高度。

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,创造就业恰恰是印度当前最大的挑战。尽管充足的年轻人口在理论上意味着丰富的人力资源,但事实上,每年约1200万印度青年面临“毕业即失业”的窘境。由于工作岗位竞争异常残酷,数百万年轻人选择退出职场,或继续学习深造,或依赖家人的经济支持勉强度日。

苏汉是印度大多数劳动力的典型代表——没有固定工资、没有稳定的工作时间和职工福利。自从大学毕业后,他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,但收入还不够支付食品和房租。他一直在申请收入不高但胜在稳定的政府雇员工作,但由于申请者越来越多,也一直没有成功。至于“考公”这条路,他更是想都不敢想——2021年印度“国考”有97万人参加,但招录职位只有712个,招录比约为1362比1,难度完爆人们印象中“考公”最为残酷的韩国。

去年有1000多万人申请印度铁路系统提供的3.5万份工作。铁路系统是印度吸纳就业人口最主要的几个部门之一,但在比哈尔邦和特兰甘纳邦,由于大批申请者对黑幕重重的招聘程序感到沮丧,最终爆发大量学生拦截火车并烧毁车厢的暴力事件。苏汉和其他申请者则在新德里举行抗议活动,呼吁政府提供更多“铁饭碗”。

分析认为,尽管印度2022年名义GDP已跃居全球第五,但因为制造业发展滞后,无法提供大量稳固的就业岗位,多数劳动力只能“灵活就业”维系生存。莫迪政府曾承诺到2022年将制造业占GDP比例提高到25%,但实际只达到16.76%。

新加坡著名外交家许通美指出,成为人口最多的国家并不具备什么实际意义。他说:“人们想知道的是,印度是否会成为最大经济体并拥有最庞大的军队?相比于人口规模,这些才更能体现国家实力。”